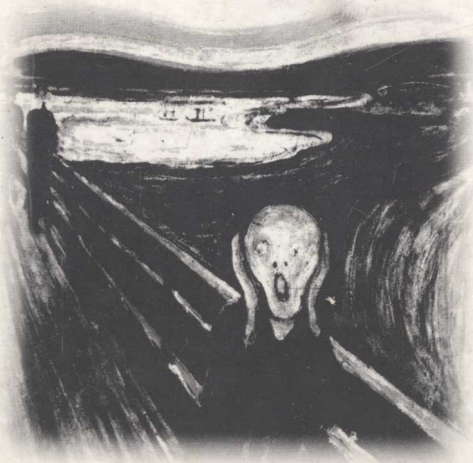


作家出版社



半岛小说

重庆出版

发行贷款利息

221

半 島 小 說



作家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半岛小说/半岛著. —北京: 作家出版社, 1997. 2

ISBN 7-5063-1153-4

I. 半… II. 半… III. ①中篇小说—作品集—中国—当代
②短篇小说—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47.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96) 第 25289 号

半岛小说

作 者: 半 岛

责任编辑: 卫 纪

装帧设计: 苏彦斌

责任校对: 叶钟西

出版发行: 作家出版社

电话: 65005588 转

社 址: 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

邮码: 100026

经 销: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

印 刷: 有色曙光印刷厂

开 本: 850×1168 1/32

字 数: 390 千

印 张: 17

插页: 4

印 数: 001—1000

版 次: 1997 年 2 月北京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ISBN 7-5063-1153-4/I · 1141

定 价: 28.00 元

作家版图书, 版权所有, 盗印必究。

作家版图书,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自序

许多年之后，许多个黄昏或黎明，风烛残年的作家倦于浪迹天涯，久久伫立在高层寓所那接近天穹但却通往地狱的阳台上，以冥合双目的形式，谛视上世纪一方血色虚空。

记忆宛如漂浮的孤燕，忘其从来，不明去路，随风高低扬抑，茫茫然无所归依。

——这幅幻想出来的晚景，令我感喟不已，浊泪纵横。

不，它不是幻想，而是可能，甚而就是一种生态的真实。

海德格尔用近乎神秘的术语称之为“存在的遗忘”。

是的，年迈昏聩的我，注定会深深陷入苍凉得近似痴呆症的遗忘存在。

还有我苦心炮制的一批面目模糊的主人公。

还有，我忠实的为数寥寥的男女读者朋友们。

遗忘，这只飞自地狱深处的黑色鸟，蛮横地选择我们的肩头和心头作它栖息的巢穴。我们逃不脱它的亲近亲切甚或亲昵，乃是一个不得不接受又带点温情色彩的事实。在它扇动翅子搅起黑色旋风的时候，我们可以听到一缕死神的爰音。

确是死神。在绝对意义上，死亡即意味着抹煞往事，将记忆

洗劫一空。我们之所以恐惧死亡，往往不是由于害怕不再拥有现在和将来，而主要是因为唯恐丧失过去。丧失过去，我们的存在便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

那么，在遗忘之风日益强劲万物匍匐称臣的时代，人类还有什么可能性？或者换言之，小说还有什么可能性？

许多人坚信，语言是我们存在的家园，可我们在我们的家园里耕耘些什么播种些什么又收获些什么？

一粒可以燎原的遗忘之火吗？

一颗硕大无朋的遗忘之果吗？

而小说，真正的小说，应当是对“存在的遗忘”的一种反拨，一种叛逆。诚如法国女作家西克苏所说：

说到底，写作不过是一种“反遗忘”。为了既感觉地狱的逝去又不忘记地狱的存在而写作。它是（应当是）这样一种行为：提醒一个人想到这一瞬刻存在的事物，记住从来不曾存在的事物，记住可能消失的事物，可能被禁止、杀戮、蔑视的事物，记住那些遥远的、渺小的事物：乌龟、蚂蚁、祖母、美好的初次的和燃烧的热情、女人们、流浪的民族、野鸭的飞翔。

于是，夜阑人静之时，我坐在我的宠物“联想 486”面前，用我僵硬的不听使唤的手指，一下一下敲打记忆之门。

时间如水静静流逝，意识如泉潺潺涌现，符号的蚂蚁，密密麻麻地蠕动出一些故事轶事、情节细节、环境幻境、场面和画面、对话与潜对话，以及音乐瞬间似的灵魂独白自语。

然而，我深知我渺小的小说同巨大的遗忘并置一处失却比例。我无法用铭记之网在浩瀚忘川打捞某些东西，那些不当遗忘不应

流失不该淘汰不可毁灭的东西。

何况那位曾经出现在博尔赫斯笔下的不死的老者，开始死死盯住我了。不单半夜三更，即便日午时分，我也听得见老者朝我走来的脚步声，忽然就心跳狂野，仿佛被一不留神弄乱了的光标，没有规律地闪动在梦幻之地。与此同时，丧失大片大片大片绿草地般的记忆。

由是，一种终章感油然而生。

是的，终场的音乐，逐渐在我的四周荡漾开了。

但我无悔无怨，宁静如烟，安详如水，认命如泊岸的扁舟。

我尽了绵薄之力。我毕竟跋涉过了。而需要我写的，以及我自己要写的，或许，已经写完，或许，永远写不完。

现在，散场的歌声渐远渐弱：

出门的时候芳草青青
远行的日子雨雪纷纷
世界上有许多风景来不及看
天底下有许多事情来不及干
哦，我老在路上
老也走不完三百六十五里路
哦，我死在路上
死也走不完三百六十五里路
唯有向生活感恩
唯有向生活感恩

1996年仲冬于半岛居

半岛，1954年10月生于湖北鄂州市。在艰辛的童年时代就染上文学病，一边打草拾柴一边默记唐诗宋词一边做着诗人白日梦。高中毕业后，当过中学教员，县文化馆创作员。1978年3月去武汉大学中文系求学，1982年分配到北京。1991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

真正意义上的写作从大学时代开始，先诗、散文而后小说。已出版长篇小说《鬼窟》、《凶年》、《疯狂过后》；中短篇小说集《祝你好运》、《漂流》；历史小说《刘伯温》；长篇纪实文学《血祭卢沟桥》（与人合著）等书。另发表诗歌二百余首，散文、随笔、评论数十篇。诗与小说偶尔获奖。

目 录

自 序.....	1
注定独身.....	1
你何以孀居	39
办公室的爱情	76
残酷的温柔.....	121
祝你平安.....	157
城市泡沫.....	204
尘缘清浅.....	228
怀疑记忆.....	239
眺远与返回.....	253
秋风乍起.....	265
老 桥.....	279
境 遇.....	290
邂 逅.....	300
误 会.....	311

逃 亡.....	327
不归路.....	336
木头屋子.....	351
弥留之际.....	364
玉兰不是花.....	376
长麦秸短麦秸.....	386
命中注定.....	400
夜 归.....	408
叶 冢.....	415
白 痴.....	422
师 生.....	434
隐 情.....	446
寻找父亲.....	455
仲夏夜之梦.....	484

附 录

知识分子感伤的心态	木 弓 518
走进超现实世界	贺绍俊 524
半岛索隐	李敬泽 529

注定独身

鳏夫与情人

那位打海南来的女人寻上门和他厮混七日七夜的风流韵事儿张扬开去之后，先生遂成为这栋灰头土脸的公寓楼几乎所有女性注目注意且注重的角色。

可不，活了一大把岁月，先生何曾有过这等荣幸呢？

自然也有不少烦恼。

主要是常有莫名其妙的陌生女人不期而至。大多是些不宜用年轻和漂亮来形容的知识女性。但个个浓脂厚粉，花枝招展，口齿乖巧伶俐，顾盼脉脉含情，且喧宾夺主，生动了先生暗淡阴郁还无比落寞的起居环境，却也干扰了先生宁静的书斋以及淡泊的心境和专注而深入的思索。

先生醒目惹眼的大脑袋和溜肩膀一齐耷拉着，恭立一侧，良久无语，束手无策。也是，拒绝无礼，留坐无干，叙谈无聊，徒自无奈何。

以前，下楼取报纸、领牛奶，或倒垃圾，先生习惯虚掩屋门。

现在则不敢疏忽大意掉以轻心。因为好几回，取了报纸上楼，却见素昧平生的女士，或笑盈盈亭亭玉立于门侧，俨然静候男人下班归来的家庭主妇；或娇滴滴乖乖虎似地懒散在客厅沙发上，仿佛过门不久的新夫人。得了教训，后来先生外出二三分钟也不厌其烦地锁门开门。

遇上这类事儿怎么办呢？先生是号软性子人，那颗大头和那双溜肩，甚至给人可嘲可欺可侮的印象。既不能赏女流们一顿老拳，又不会恶语相向，真没一点儿脾气。还得极小心地赔着笑脸题赠一册刚出版的著作请某某女士夫人小姐指教惠存雅正然后轻言款语地送瘟神出门儿。

来自海南的女人给他招惹这么多麻烦为先生始料不及。同样意想不到的，一缕若有若无似是似非近于色情意味的物质渐渐渗透先生的日常生活与精神领域，甚而狭隘又荒芜的梦境。

比方先生取牛奶回来，掏出一片铝质钥匙，熟练地插入锁孔，习惯性地顺时针方向一旋，又一旋，褐色矩形木门便会呻吟一声，徐徐洞开。这声普通音响现在变得富于乐感，宛若一组上滑音阶。简谱表示应为： $\overset{\frown}{4}32$ 。再逼真生动一点儿，类似某种活动中女方情不自禁哼出的曼妙旋律。先生听着心旌摇动，由形象思维而抽象思维，再从逻辑思维而具象思维，几乎穷尽了人类起源的原始风景。

又比如，先生方便之后，久久不出“大使馆”（先生对卫生间的谑称），站在里头看着一个物件发愣。不过是把雨伞。一把寻常的翠绿色折式布伞。它以一个不规则的锐角三角形态静止在距抽水马桶约摸一米高的墙壁上，小巧玲珑，活脱脱一件儿童玩具。有时候——百无聊赖的时候，先生伸手摘下它，饶有兴味地把玩着，并尝试打开它的躯体。可它不予配合，坚持封闭状态。先生像和谁谁赌气似的，常常鼓捣好一阵子，拿它还真没办法。可一不经

意，那双笨拙而苍白又瘦弱且久未捉笔的手指碰巧，摁着了机关。于是“哧”一声，绿蘑菇终于鲜艳地绽放。大使馆灰白的空间遂绿莹莹着了，呈现一缕水墨色调，有着一种伦勃朗式的效果。往往在这个时候，先生会忽地兴趣索然，大为沮丧，心灰意懒地将伞收了，挂回原处。但是，触摸过伞柄的双手有几根指头亢奋不已，好一会儿，仍是汗津津的粘乎乎的滑腻腻的，挥发几分脂粉气息和淡淡的芬芳。

我们知道，翠绿小伞是那女人的。一个来如风去如影的女人。女人像一缕游丝从南方飘来羁留了七天七夜。之后，依依离去。女人一步三回头走得并不匆忙，不知怎的，却把雨伞遗忘在卧室了。

是个清晨似的傍晚，或者，垂暮般的清晨。节令有些含混暧昧似一潭浊水。灰蒙蒙的天穹与灰糟糟的楼房与先生灰溜溜的心境一齐作证，那个难于确定的时间毫无实在性或预兆性，再或是，启迪性。

但，先生依稀记得那一阵坚定、固执、持久不懈、富于透视功能的敲门声。浑似某种庞然大物穿越幽长而狭窄的世纪之门訇然而来任谁谁也莫想抗拒阻挡。先生思忖门楣上分明而鲜红着一颗门铃按钮来人却笃笃笃敲个不停不止没完没了是何道理。所以，先生开门时，心态不佳，脸色黯然而苍老。

一个女人。一个似曾相识的女人。一个来自上世纪末的女人。一个拎着一把翠绿布伞的，女人。一个腋下夹着本黑封皮书的女人。女人脚边卧着一只花纹斑斓的母老虎似的旅行包有些儿吓人。

不认识么？

女人莞尔一笑。

一个莞尔一笑的女人。她笑得有些勉强有些凄清有点儿距离。也，意味深长幽远。更透露一份非现实味儿。

先生鼻孔吭一下，故作地揉揉太阳穴。那模样好像在认真打量不速之客。

嘿，我是叶兮钟。

女人略略歪头，用手撩了一下刘海。隔一小会儿，再撩一下。又撩。

一个爱歪头爱撩刘海还撩拨男人的女人。这女人失踪许多年。一个失踪多年后重新出现或许还将再度消失的女人。

是么。先生问是么。

其实，瞟半眼即已认出。是她。是小叶。是那女人。虽乎无情而漫长的时光在女人身上刻下了道道残忍又可怕的痕迹，但少女时代那张美丽脸庞的轮廓尚依稀可辨。一副高挑柔软的腰身还未发福，以及，熟谙的嗓音，习惯性的一歪头，一撩发，举手，投足。是的，一切全保持昔日的气度当年的韵致二十世纪备受考验历尽沧桑的一代独有的神经质。的确是她。尚在舟的阿钟。你的小叶。你的，小叶。

我打海南来。你让我找得好苦。

一个从海南而来的女人。一个四处寻访你的女人。一个由记忆深处款款浮出又缓缓隐去的女人。这个女人以前总是叱着满头满肩满世界的钢丝发而现今短发齐耳衣着不入时完完全全是一副二十世纪五四时代智识女性的形象。

海南。海南。先生回声似地念着两个音节，那份茫然，似乎头一回听到这么个地名。的确，这个从海南千里迢迢而来的神秘女人着实叫他惊讶、迷惑、震动，浮想连翩。纷至沓来的旧事旧情旧人旧景浑如先锋 MTV 般在脑海重映，嘈杂、迅捷，反反复复颠颠倒倒地，重映。如此说来，尚在舟的阿钟没有出去？抑或出去后又迷途知返？她到底没随在舟浪迹天涯蜷缩街头打工卖画甚而至于乞讨？这么些年，小叶，一直在特区，海口或三亚？

任度，你现在习惯在门外待客？

客。客——先生又一次做了女人的回音壁或应声虫。一个打天涯海角来的流浪女。流浪女将他的思绪带到遥远而火热的海南岛，带到浑浑沌沌疑疑惑惑的上个世纪末年，久久滞留在那时空的两极，尚未及时归来，无法跟上她跳跃的思维。

是客？非客？这称号一般化，平庸无奇，或缺乏外延没有内涵，或外延和内涵均过于丰富庞大，能引起无限复杂甚而不那么干净的联想。那么，小叶她自称为客，意味着什么？见外？疏远？隔阂？小叶不肯说回家么？回家，一曲催人泪下的萨克斯独奏。假设她说她回来了你该如何？不不生活本身固有太多太多的假设你何必又添加一个呢？

假设你和她还滞留在上个世纪。假设她未曾遭遇一根黄香蕉后来也未曾失踪。假设人间不存在一个名叫尚在舟的青年画家。假设……这些年来你梦绕魂牵着多少多少个假设！

事后先生回想，从他开门到两个人走进客厅，没握手，没拥抱，更不曾接吻。他和她，都没有。可叹可怨的不是没行动而是没有流露一丁点儿要那么做的表示。是时间从中作梗，显示它无处不在的巨大威力么？不承认时间不行。不承认这个就不是一个让渡主义者。

一点儿没错。是她。叶兮钟。但，还是那个年轻而美又纯真无邪的小叶么？还是好位曾经叫你既爱着且恨着既悬念着且淡忘着的小叶么？她不是而是。她是又不是。是耶？非耶？是非之间，矗立着一道又高又陡的世纪的门槛。

二十世纪末叶，也就是小叶遭到香蕉奸污之后突然从北京从人间消失的头几年，她窈窕的情影与迷人的笑靥与手撩刘海的姿态时不时钻进他的脑海，或闪现在眼皮底下，无时无刻不在阻碍他的情感生活和正常思维。直到他搬进这栋灰老鼠似的公寓楼，

潜心沉入著述的痛苦与愉悦之中，抽象思维才逐渐压倒形象思维，将小叶的音容笑貌幻影心象款款模糊掉。近两年，他差不多没怎么想念这位让他陷入绝望深渊长时间不能自拔甚至于痛不欲生的女人。他对她的诸多复杂而微妙更难以言传的感情在时间的罡风中几乎荡然无存。

这些年，怎么活出来的？

先生说让渡呗。

一直呆在北京？

先生说 he 已习惯于故乡让渡。

还未成家吧？

先生说命中注定 he 只能孤零零地让渡。

一个人孤军奋战才能写书成为名人对不对？

先生说名人凡人英雄草包一样让渡，谁谁也免不了。

你不能回避那个讨厌的生造的词儿吗？

先生说 he 是个让渡主义者。

独身主义者吧！

先生沉默。

女人歪着脑袋，斜视先生，一副无奈模样。伸手撩了撩刘海，片刻，又撩。同时把那本黑皮书递过来：写点什么吧。

先生说题字的应该是卫济之。他不过阐发了济之的思想而已。

你未免太谦虚了吧！

先生说中心思想真是卫济之的。

济之在多伦多，我找不到他不是吗？

先生说那就等济之回来嘛。

行了任度。拿捏个什么劲儿。你不知道，当我在海口一个书摊发现这本书，是多么兴奋，多么欣喜若狂。我连夜细读，一口气看了三遍。我承认，不少地方太艰涩深奥，我不大懂。但凭感

觉，我明白这是一本了不起的书。真的了不起。你不知道任度，你自个儿有多了不起，有多杰出优秀伟大。你创立了一门哲学。你将名垂青史功不可没。你不可以也不应该把功劳记在济之名下。

女人一席掏心置腹的话儿令先生动容，垂着大脑袋沉思良久。随后，先生拿过书，坐在布满时间灰尘的写字台前。那枝脱毛的参差不齐的羊毫小楷颤颤巍巍的，在扉页上蜿蜒出几行文字：

你离不开这里

离开这里

还是又一个这里

女人轻轻吟出声，头稍稍一歪，再撩一下刘海。笑着说：我离不开这里。我不离开这里。我离开这里还是又一个这里我怎么能离开这里？

先生明白她误读了，提醒说这是卫济之的诗——也是让渡主义的奥义所在。

然后先生上街买菜割肉挑鱼选虾，不亦乐乎。叶兮钟则在厨房忙碌着。烧、炒、烹、煎，色、香、味、形。很快摆开一桌丰盛而精致的菜肴。二人相向而坐，互斟对饮。或轻语一声请，或微微一颌首，或彼此瞟对方一眼，或自己个儿默默咀嚼。渐渐地，款款地，如水岁月仿佛开始倒流，汨汨地，滔滔地倒流，流进刚刚逝去不堪回首却又记忆犹新的上个世纪末。当下与过去，新与旧，真与幻，梦想与实存，时间的帷幕从两极逐步靠近并拢最终闭合于一处。

先生和女人，两位久别重逢的老友，也慢慢地接近、亲近、亲切、情热起来。客人还原为恋人。恋人衍变成情人。由时间一手

制造的隔膜、生疏、冷淡、误解、疑惑、怨憎等等东西彻底泯灭了消融了。两人分享着坦然相对真心以待的纯情，会意到了一脉相通的直觉，仿佛登时获致了某种精神性，彼此从对方瞳仁里看见了那个不可抗拒不可忍受却又让人不能不热爱的名叫命运的魔鬼。

一阵朔风走过，窗玻璃发出嘎嘎震动的音响。窗外是一方耽于忧思没有星星的苍穹和闪着微微灯火耸立幢幢黑楼的都市。夜色弥望，夜声盈耳，而人世浑浑沉沉。两个人一齐感着了天地悠悠过客匆匆的古典式无奈以及但凭上帝安排命运摆布的现代人的随便。

或许，亡羊补牢犹未为晚？先生半迷乱半迷糊地思忖。再或许，尚在舟，压根儿，不是什么障碍，并非，不可，超越？还有那根半生未熟的黄香蕉。唉，他妈的黄香蕉！

后来，两人并排躺在了床上。是张单人床，对于两个男女，哪怕不是年轻人，显见过于狭窄了。

现在，先生忘了尚在舟，不去想那根香蕉。唯一考虑的是现时当下此一情境。先生不知如何度过这一夜。或者近于真实地说，先生不知道拿这个女人怎么办。不期而至姗姗来迟的桃花运令他油然而生一份二十世纪中叶的焦虑。据我们所知，先生似乎一辈子从未经历那类男欢女爱忘生忘死欲神欲仙的极端体验。几十年前，即在他和同窗学友尚在舟一起追逐叶兮钟的时期，先生不止一遍研读弗氏《性学三论》及霭理士的《性心理学》。每及有关性功能障碍的章节，心底无端蹿出一股强烈、恒久、深度的恐惧。这种情感像疱疹似地刺激全身，无法平静。直到夜半上床，那股折磨心灵与肉体的恐惧不减丝毫，以至于进入梦乡手还放得不是地方。结果不言而喻：弄脏了裤衩。

这号难以启齿之事一多，进一步加深先生的莫名惶恐。而越